

## 〈行走。溫州街〉

小學的兩個好友，都住在溫州街，一個靠近師大，一個在台大那端，上了國中，在女巫店聽現場表演到半夜被抓回家，想來就是所有叛逆的起始點。摯友去了溫哥華，我去了美國念書，搬回台灣，竟也在這條街上住了三年，溫州街18巷，頂樓加蓋的舊公寓，面對殷海光故居，一片鬱鬱青青的日式宿舍，視野極好，是台北難得的景色，一旁的泰順公園撿回幾隻浪貓，人與貓各自飄盪，一起過上日子，就是家人。

溫州街始終是最喜歡的一條街道，出國回國，都要來這走上一回，解解鄉愁。去鳳城燒臘與陌生人同坐一張大圓桌，豪邁地喊著來盤滑蛋牛肉飯，淋上辣椒醬油，去誠品摸摸書，後巷的小店點個布朗尼加上一球香草冰淇淋，啊，心滿意足，繼續往師大方向散步回家。

走在這條街上，記憶一個個堆疊在眼前，帕多瓦咖啡的焗烤馬鈴薯，是小時候認為的異國美食，雪可屋有點難形容，一間泡沫紅茶店與咖啡店的混合體，吃著炸豆腐，朋友點了菸，擺出青少年以為的世故樣態。

後來的 Picnic 野餐咖啡就開在朋友家樓下，適合久待，滿是文青，人人一台筆電，有時買了書，便迫不及待往 Picnic 去，坐定位點好飲料、招牌司康，翻開書逕自前往另一個時空。台北的咖啡店多了，卻很少有不相互打擾，又氣質相似的顧客群，網美拍照的店也去，卻不像這裡讓人心懷掛念。溫州公園附近的 Flügel Studio 福祿閣也是私藏的甜點店，至今都沒有明顯招牌，生意卻一直好的不得了，搬去上海工作前，朋友在此送行，某年的西洋情人節，與剛識得的對象於此約會。

在這條街上，養了生活最初的理想樣貌，有些小資、又偶爾憤青。於此行走、覓食、流連之人，都是認為自己多少有些不一樣，有著獨立的思想宇宙，可望相遇卻又孤傲的靈魂。

好友滿40那天，約在了溫州街和平東路新開的巧克力店 Terra 土然，陪她走回溫州街的老家，有些異樣感她說，街道寬了很多，空地上，白色磚牆圍著一棟平房，昂然獨立的預售屋，與附近老舊公寓成雲泥之別，預示了更大的改變。

走路始終是我認識一座城市的方式，歐洲還是上海，街道似血管脈絡，依循著摸進了城市的裡面，與之締結，合而為一。溫州街，是散步者的哲學之道，不會太長又不短，巷弄、轉角、房舍、樹木藏著百年記憶，走在這裡才有回家的感覺，真正感到安心踏實。

河正宇在《走路的人》的書中寫道：人類是且走，且徬徨的存在。

只要有這麼一條街，就可以繼續走下去。